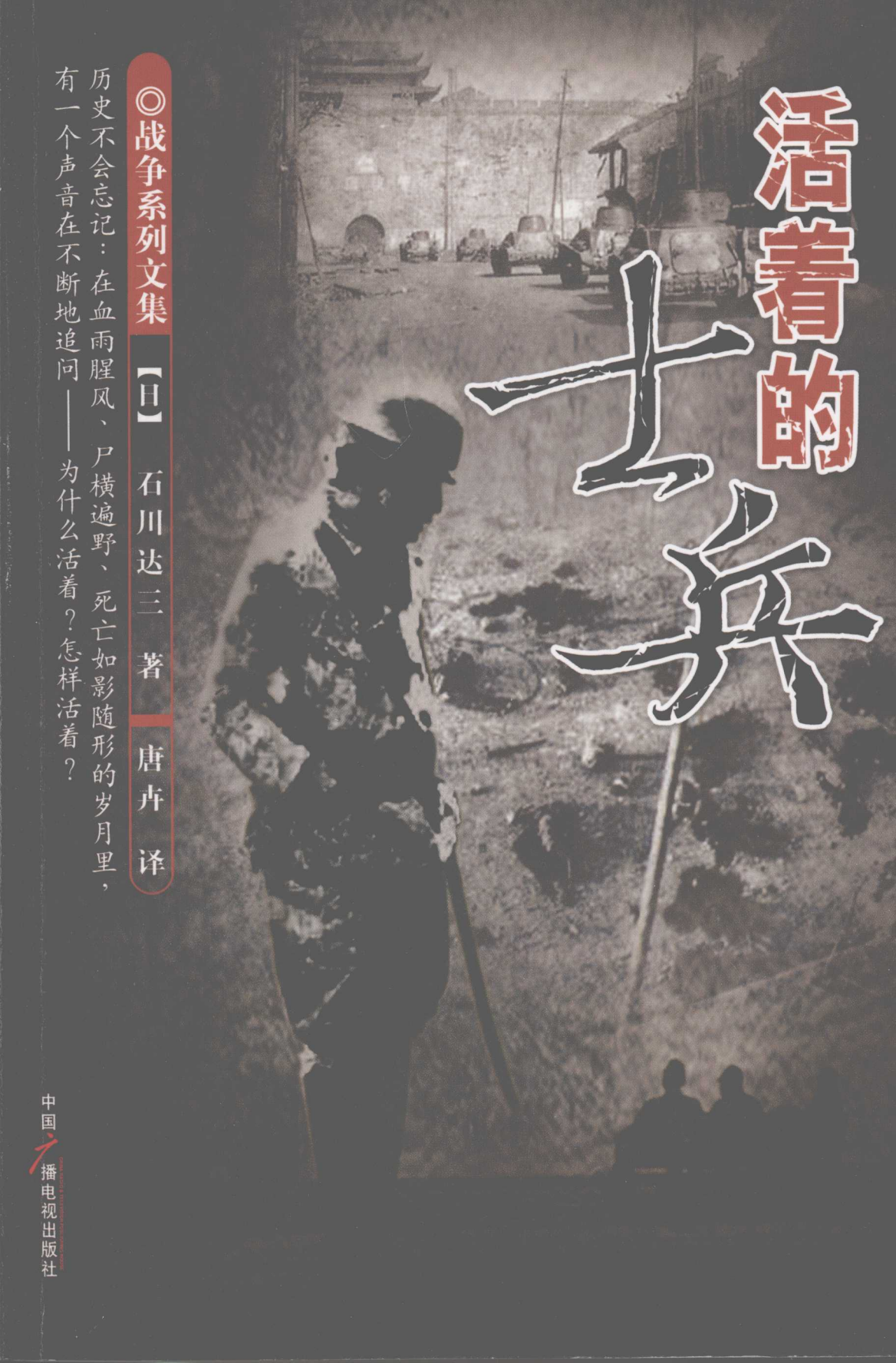




活着的

士兵

◎战争系列文集

【日】

石川达三 著

唐卉 译

历史不会忘记：在血雨腥风、尸横遍野、死亡如影随形的岁月里，  
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活着的

# 士兵

◎ 战争系列文集

【日】石川达三 著

唐卉 译

中国  
广播  
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的士兵/(日)石川达三著;唐卉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3

(战争系列文集)

ISBN 978-7-5043-5503-4

I. 活... II. ①石... ②唐...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098 号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1053 号

### 活着的士兵

|      |                            |
|------|----------------------------|
| 作 者  | (日)石川达三                    |
| 责任编辑 | 陈丹桦                        |
| 封面设计 | 大盟文化                       |
| 责任校对 | 谭 霞                        |
| 监 印  | 陈晓华                        |
| 出版发行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 电 话  | 86093580 86093583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 100045)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
| 装 订  |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
| 开 本  | 680毫米×980毫米 1/16           |
| 字 数  | 136(千)字                    |
| 印 张  | 10.75                      |
| 版 次  |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6000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043-5503-4     |
| 定 价  | 21.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为了历史的记忆（代序）

这篇“战争系列文集”的总序，原本是请大江健三郎先生写的，受文集责任编辑的委托，2007年12月7日，我在东京郊外的大江宅邸拜访先生时，可能因为当时交谈的内容太多，也可能是我没把这个请求说得更为详尽，总之，在收到先生转来的“序文”时，才发现是为本文集收入的《广岛札记》而写的作者序。当然，就像读者在随后的阅读中将会领略到的那样，那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序文，可问题在于文集付梓在即，于是仓促间，我只好斗胆僭越，为这套文集撰写主编总序。

这套文集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南京的一次访问。那是2006年9月12日至13日，是先生对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期间的一个重要安排。先生此前在寄给我的信函中曾提出：“……我当然要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到达南京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就陪同先生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时该馆正在扩建，在江苏省外办的妥善安排下，以最大热情接待了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在馆长朱成山先生引导下，大江先生参观了尚能开放的文物以及受害者遗骸原貌后，便与两位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一起坐在了纪念馆会议室里。

幸存者之一的夏淑琴出生于1929年，对当时年仅七岁的她而言，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始于1937年12月13日上午。她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对大江先生叙述了那个让她终生难忘的噩梦。她的全家七口只有她和四岁的妹妹幸存下来。另一位幸存者姜根福老人当年九岁，全家躲藏在郊区的一处芦苇荡里，却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在几天之间，全家只剩下姜根福和他的五弟。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给先生的身心带来极大震撼，他被搀扶着躺靠在车座上，已经服用了急救药品的他愤怒地反复呻吟道：“没有人性！太震撼了！没有人性！太震撼了！……。”医护人员在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先生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建议中止他在南京的所有活动，但是倔强的先生只同意取消当晚由当地政府为他准备的欢迎晚宴，坚持翌日按计划出席南京师范大学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七位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实际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发现，那些幸存者们正在努力地战争的阴影里解脱出来，走向宽容，并已经开始跨越历史，希望永远不再发生历史的悲剧。

在回应中国学者的发言时，大江健三郎先生沉痛地表示，中国学者所提到的宽容“让我深受感动。我要把这个宽容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作为被害者方面，他们在用宽容来理解和思考问题；而作为加害者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和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残虐，自己的侵略，自己的罪行，这种宽容就无法达到原本所期待的目的……我理解各位先生研究中所提到的宽容，我要更好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以回报这种宽容”，同时先生还尖锐地指出：“那些人（日本官兵）在南京和上海能够做出那种没有人性的事情，可当他们回到日本，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又变成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别人看来，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那些人是怎么成为这种状态的人的？关于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些人将来如果再度打到中国来，他们还会做出那些没有人性的事情来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大江先生再次提到了宽容：“我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事件，以及冲绳大决战时发生的悲惨事件，再加上欧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些悲惨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共同谋求一个普遍的和平，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普世的和平。在21世纪中叶之前，比如再过三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达到对和平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会明白我们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这种巨大悲痛以及我们人类社会所理解的各种宽容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为了更为深刻地理解和平，更是为了达成普世的和平，我们首先不该忘记的，就是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巨大悲痛——由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悲痛。正如王卫星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今天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不是要渲染和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要重演。”为了不让这些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悲剧不再重演，我们无疑要面对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惨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我对大江先生说了想要编辑战争系列丛书的初步想法，随即就得到了先生的鼓励和支持；随后又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领导和丹桦女士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就有了战争系列文集的问世，这里收录的四部文集是：《广岛札记》、《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活着的士兵》、《黑雨》，今后还会有类似作品相继问世。当然，还是为了达成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

许金龙

2008年元月于东京白金台

## 译者序

《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写于1938年，是日本著名作家石川达三（1905年~1985年）的早期代表作品。1937年12月，他作为日本中央公论社的特派员来华，先后前往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翌年1月下旬回国。他抵达南京时正值南京大屠杀之后不足一个月，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在中国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力行径。回到日本后，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活着的士兵》的创作中。小说于1938年2月1日动笔，2月12日拂晓前完稿。整整十一天的时间，石川达三夜以继日地挥笔蘸墨，伏案疾书，一口气撰写了三百三十张稿纸。在自序中，石川达三提到写这部作品的目的：

就是要将战争的真实面目公布于社会，让那些以胜利为荣的大后方深刻地反省。

作品写完后，立即被选用，首刊于《中央公论》的3月号。当时，日本国内正处在反动政府的重压之下，白色恐怖肆虐。在言论和出版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形之下，出版社不得不将该作品的原稿进行大幅度地删减，大约八十页的稿纸遭到删除和修改，出版时更是排出了大量的空白。尽管如此，这部小说还是被扣上了“有反动内容，有碍时局”帽子而被勒令停刊。

随后，石川达三本人也被控以“捏造事实，扰乱治安”、“违反报纸法”的罪名，依据新闻报纸法第九条第二项和第四十一条规定被判四个





月监禁（缓期三年执行），一并被起诉的还有编辑雨宫庸藏、发行名义人牧野武夫、大日本印刷责任人竹内喜太郎。虽然，石川达三等人提出上诉，但是法院以作品中出现“皇军士兵在占领地放火、掠夺老太婆家的水牛、不法杀戮非战斗人员和残虐场面多达九处，从而扰乱了社会秩序”之理由驳回上诉，维持第一审原判。

从此，石川达三的生活按他本人的话说，便是与警察署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的三四天，石川达三还被掌管东京都警察行政的总部传讯，接受为期两天的审问和调查。

石川达三撰写此小说的原本意图遭到反动当局的彻底埋葬，激情和斗志受到了重挫，虽然在小说的终结部分，特意用附记的方式声明：

本稿并非忠实的实战记录，而是作者尝试着进行相当自由的创作结果。因而部队的名称、官兵的姓名等多为假想而成。特此说明。

但是，多年以后的石川达三仍然为那些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官员和陶醉在“圣战”中无知的大后方人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无限惋惜。

但是关于《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的争论和非难并没有停止。二战中，曾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宫本百合子便强烈地谴责这部小说及其作者；战后，以小田切秀雄、岩上顺一为首包括中野重治在内的评论家们将作品的主人公之一——从军和尚片山玄澄作为例子，进一步对该小说提出批判，认为作者石川虽然并不称道从军和尚的野兽暴行，但是却将其作为战场的技艺加以放任和肯定。通过掠夺、暴行、放火、杀人、拷问等情节，毫无感动地肯定和默认了武官、士兵、专业学者、僧侣等殊途同归地沦为战争工具，让他们破坏和摧毁所有的才能、知识和人性，矛头一致指责作者。久保田正文为作者辩护说，小说最后描写的是医学士近藤一等兵趑趄趑趄地追赶队伍的情景，流露出撰写者的苦涩，光从这一点上看，就不能武断地否定小说本身，从而抹杀作者的良苦用心。

石川达三顶着多重压力继续着自己的文学之路。1938年他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员前往中国，参加武汉战役，历时一个月。第二年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发表了《武汉作战》，其中又有数行被任意地删除。石川的心情可想而知。随后的两部作品《落魄诗集》和《没有花朵的季节》分别在《周刊朝日》和《妇女公论》上发表。仅从篇名就可体现出石川当时难以抑制的无奈与压抑的情愫。

1945年12月，《活着的士兵》终于得以按原稿由河出书房出版。石川达三在1948年7月八云书店出版的《石川达三选集》第五卷中回忆起那遥远往昔，写了以下的文字：

我在去南京战场时，就已下决心尽可能地避开与军官和部队首脑的会面。按我之前的计划，我住到下士官与士兵当中，与他们朝夕相处。倾听他们之间的闲谈和信口说出的话，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军官向外界总是说谎话，言不由衷，装饰门楣、我想看到战争的真实面目，便深入士兵当中去。结果，我写出来的东西冒犯了同样喜欢装饰门楣、讲究体面的特高警察和法院。

毋庸置疑，《活着的士兵》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按日本评论家荒正人的话来说，这部作品最为鲜明地表现了石川达三本人的性格：“这部小说，在我看来，既不是反对战争的文学，也不是顺水推舟的文学。如果硬是要给它归类的话，这是一部石川达三流派的反抗小说。这里的反抗，既非玉碎主义，也非瓦全主义。我认为作者的态度是好样的。通过这样的态度，石川达三的合理主义获得了最大成功。顺便说一句，这一合理主义是令日本人最为头疼的。”

本译稿译自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日本文学系列”《石川达三作品选》，作品的主人公是一群来到战场上的士兵，他们出身不同，性格迥异，在应征入伍前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医学学士出身的近藤一等





兵、曾经是小学教师的仓田少尉、充满着罗曼蒂克浪漫思想的平尾一等兵、农民的儿子笠原伍长、从寺庙里走出为战死者诵经超度的从军和尚片山玄澄……他们为了适应战场，“报效祖国”，一个个都沦为了杀人机器。他们的言语、行动和思想，为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实的战争记录。

另外，“支那”这一词语在原文中大量出现，“支那人”、“支那兵”、“支那民族”等等不一而足。众所周知，“支那”（Cina）最初出现于《摩诃婆罗多》、《罗摩法典》等文献中，是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地对中国或中国人的称呼，也作 Thin, Sinae，是对“秦”字的对音，原本没有什么政治色彩。而且，从古至明治中叶止，日本人通常称中国为 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Toh（ト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反映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然而，近代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便带有了浓重的侵略色彩。1888年，佐藤信渊在甲午战争之前所著的《宇内混同秘策》印刷出版，并作为日本陆军将士的必读书籍。书中用“支那”一词指称中国，态度十分轻蔑，日本对中国疯狂的征服野心昭然若揭。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上下欢呼“日本胜利！‘支那’败北！”，表达出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于是，“支那”取代了 Morokoshi, Kara, Toh，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虽然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多次提出抗议，然而日本依然有恃无恐地我行我素。直到1946年6月，日本外务次官向各报社、出版社发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称的正式文件，7月3日，日本文部次官向各大专院校校长也发出相应的文件，这一词语才渐渐地隐退。历史不可删改，罪恶不能掩盖。作为译者，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石川达三的立场以及阶级局限，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刻意将“支那”改为中国，而是极力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地表达出小说中日本军营中的氛围和日本军官的口吻，力图呈现出小说的原貌。还望广大读者理解。

1937 年的 12 月，距今已有七十个年头，当时的士兵大多作古。但是无论如何，历史不会忘记：在血雨腥风、尸横遍野、死亡如影随形的岁月里，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追问活着的意义——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怎样活着？

译 者



北京陷落后不久，高岛总部便在大沽口登陆了。此时中国内地正值炎热的“秋老虎”时期。数不清的苍蝇在满是汗水和灰尘的士兵头顶上打着旋儿，追随着行军队伍前进。

此后的两个月，部队一直追击着敌人沿子牙河两岸南下，而听到石家庄落入友军手中的消息时已是哨兵两肩落霜的深秋时节了。

高岛总部在宁晋的一个小村庄里集合，等待下一个命令。这样他们得到了10天的休整时间。在这期间，每一个中队都举行了“慰灵祭”。部队有两名中队长阵亡，步兵兵力损失了十分之一，但仍然没有补充兵源的影儿。

紧挨着联队总部的一户民宅突然间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的势头急急地窜向夕阳照射下的总部的窗户。

笠原伍长<sup>①</sup>和手下的两个士兵最先赶过来。他们抓住了一个在失火现场徘徊的支那人。那个人是个青年，约莫二十二三岁，衣衫褴褛，脖子上、手上和脚上满是污垢。

“你！”<sup>②</sup>笠原伍长怒吼道，但他只会用这一个字，无法用其他的支那话进行审问。于是，他吸溜着鼻涕对部下说：

“去，把总部的翻译官叫过来！”

① 伍长：由五个人组成的小组的组长。——译注。以下注释均为译者添加，原注见文后第138页。

② 你：ni，日本人学说的中国词语。





士兵跑步离去后，笠原在一个被丢在路边的坛子上坐下，端详着火势。火焰顺着墙壁爬到二楼的顶棚，一直烧到了房梁。房瓦之间闪着白光，窗上卷着的火焰像漩涡般地不停窜动。

“烧得真够旺的，好热啊！”

另一个士兵伸出双手，一边做出在火盆旁烤火的架势，一边瞅着那个支那人的脸说：

“瞧这家伙的样子，八成是他干的！”

那个青年像棵枯树似的，毫无生机地站在两个士兵的旁边，面无表情，瘦削的脸庞显得精神恍惚。不一会儿，先后跑来七八个士兵，将这个青年团团围了起来。

中桥翻译挎着短枪，扎着皮制的裹腿，双手插在裤兜里，摇晃着肩膀走了过来。

“是这小子干的吗？”

“好像是。给我审审他。胆大包天的家伙，竟想烧掉总部……”

翻译官一口吐掉那根衔在嘴里的火柴棍，向那个青年厉声质问两三句什么。青年直直地瞪着他，一言不发。翻译官用手轻轻地撞击他的肩膀，翻来覆去逼问。于是，青年用平静的声音简短地回答了几句。只见中桥翻译忽地举起手，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青年趔趄了几下，险些跌倒。这时，在熊熊燃烧的烈焰中有一大块房瓦突然坍塌下来，发出“咚……”的一声巨响。在一旁观看的士兵问道：“他说了什么，翻译先生？”

“这家伙说：‘老子在自己家里放火，关你屁事！’”

坐在坛子上正借着火取暖的笠原伍长腾地一下站起身，一把扭住青年的手腕，拽着就往前走。

“过来，快快地！”

那青年顺从地跟着走，两名士兵尾随其后。走了十步左右，笠原回过头，冲着中桥翻译意味深长地诡秘一笑。

四个人走了大概一町<sup>①</sup>的距离，出了村子，来到一条小河<sup>②</sup>边。河岸杨柳成行，田原辽阔。天空红彤彤的，傍晚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四处一片静谧，晚霞的倒影轻轻地映在河面上。这里没有一丝微风，一派柔和的晚秋景象。有几处农家小院星星点点地散落着，却瞧不见一个人影儿。他们跳过几具支那兵的尸体，在小河堤上停住了脚步。即将凋零的野菊花一簇簇地相依在水面上，绽放着残留的花蕾。田野中的炮弹坑里积满了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圆形水潭。

笠原收住脚，转过头来。那个青年正垂着头，沮丧地凝视着静静流淌的河水。一匹死掉的支那马淹在水里，露出了圆圆的肥屁股，马鞍周围挂满浮萍，马头没在水中。

“脸朝那边！……说了你也听不懂吗？别扭的家伙！”

笠原见青年没有任何反应，只好自己绕到他的背后，拖拖拉拉地从刀鞘里抽出日本刀。见到此情形，瘦得像只小鸡似的青年一下子跪倒在泥水里，用飞快的声音高叫着，忙不迭地向笠原又是磕头又是作揖。然而，笠原对跪拜求饶这一套早已司空见惯，显得不以为然。但是面对这样恳求饶命的方式，笠原的心中还是感觉不舒坦。

“嗨！”

青年的喊叫声在一瞬间停止了，原野登时恢复了黄昏的平静。青年的头并没有被一下子砍下来，仍旧挂在肩膀上，但刀口却很深。在他的身体倒下之前，鲜血就已经“咕噜咕噜”地染红了他的双肩。他的身体往右倾斜，先是倒在堤岸的野菊丛中，接着又翻滚了一下，栽进河里。河水发出“咕咚”一声闷响，他的半截身子掉了进去，与马屁股贴在了了一块，那双满是泥巴的光脚板直直地伸向天空。

三个人默默地往回走。村子里四处悬挂的太阳旗在暮色中依稀可见。火灾现场的烟雾中开始映照出一片火红色。到了开晚饭的时间了。

① 町：日本长度计量单位，约 109 米。——译注

② 呈网状分布于低洼区的人工水渠。多用于灌溉、排水、行船的小运河。





随着大火的渐渐熄灭，夜幕降临。联队总部的后院里四五个士兵围着火堆，像往常一样烤着白薯。被拆毁的椅子在火堆中喷着火，慢慢地变形。从军和尚<sup>①</sup>片山玄澄一边强忍着呛人的浓烟，不断地用鞋尖踢着白薯，让它在火里翻烤，一边用嘶哑的声音嘟哝道：

“听说，好像要改变战线了。”

“改变？往哪里改？”

笠原伍长用肮脏的粗壮手指捏着一支“蝙蝠牌”香烟，从配给的包装盒中取出，点着了火。

“听师团长阁下的口气，好像要返回天津去。”

“你见着师团长大人了吗？”

“唔，我跟他谈骨灰的事情时见着的。我说如果部队在这一带暂且不转移的话，我就利用这段空隙陪伴运送骨灰到天津或大连。师团长阁下说，下去也行，反正大家可能会往天津的方向转移。”

“天津吗？”笠原伍长忽然大声喊道，他兴奋地拍着腿说：“好哇，到了天津咱就只记住一件事——痛痛快快地玩他个人仰马翻，嘿！”

一个士兵一本正经地接着他的话茬：

“给您点个艺伎，再弄个妓女玩玩，喝他个底朝天……”

“啊，哈……”笠原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起来。这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中桥翻译，不知什么时候他也悄悄地来到了火堆边。

“方才那个‘你’<sup>②</sup>被干掉了吗？”

“干掉了，那个浑小子……”提起刚才的那把火，至今笠原都觉得惋惜。实际上，在中桥翻译询问之前，他早已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他而言，杀个人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儿。

① 以和尚的身份前往战场，给阵亡者合掌念经超度的僧人。文中也称“随军僧”。

② 你（ni），日本士兵在侵略中国时用以指代“中国人”。

“河里有一匹死马，这会儿他正让那马抱着睡觉呢！”

突然，一个士兵“嗖”地站起来，恭敬地行了个军礼。其他人这才发觉联队队长西泽大佐叼着烟卷，正摇摇晃晃地往火堆这边走来。大佐接受完大家的敬礼后便伸出手来烤火，并说：“呵，什么味道？这么香。”一个士兵搬来一把椅子，坦率地回答：“在烤白薯。”

“不请我吃一个吗？”

士兵们开心地笑了。西泽联队长是他们无比崇拜的上司，个头很高，身材长得很不均匀，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但是却显得威严庄重。他那豪气冲天的性格让人觉得仿佛是从他的皮肤中漾出来的。他同士兵一样，衣服上、手上都沾满了尘土和污垢。他在椅子上坐下，懒洋洋地摸着自己的长胡须。

“部队长大人，您的胡子可是越来越漂亮了！”中桥翻译说。

“嗯，不过还是随军僧的漂亮。”

士兵们又一次开心地笑了。大家都觉得能和联队长一起围着火堆烤火真是荣幸极了。笠原伍长朝火中瞄了一眼，刚好有一块烤熟的白薯。他用木片将它拨了出来，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片包住。可是又开始犯难：要不要把这块热白薯献给队长。

“喂！你还不赶快呈给大人！”

从军和尚用嘶哑的声音提醒他。联队长主动地默默伸出手，笠原立即半弯着腰，毕恭毕敬地呈上白薯。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队长吃白薯。

“据说部队要转移，你们猜一猜要到哪里去？”

“好像要往天津方向去吧。”片山玄澄答道。

“嗯，为什么？”

“听师团长大人您的口气好像是这样。”

西泽大佐剥去白薯皮，把一块热气腾腾的白薯抛进嘴里。士兵们的喉咙里全都发出了“咕”的一声，同时咽下了一口唾沫。

“到底要去哪里啊？”中桥翻译询问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呢，反正改变战线是确信无疑的。”

“是……”

“携带的口粮发到了吗？”

“是，已经领了。”

谈话稍一停止，大家便开始在脑海里回想起自离开天津以来的战斗经过，并试着预测今后要进行的战争。无论怎样，只要站在部队长的身边，所有人的心情都会变得紧张亢奋，勇气倍增。一听说要参加新的战争，大家竟出乎意料地感到平静了下来。

这时，值勤的士兵走了过来，脚后跟“咔嚓”一碰，行了个军礼。

“副官大人请您回去，说是司令部传令的人来了。”

“喔……”西泽大佐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火堆周围的士兵们也都站起来，原地不动地向队长行礼。

送走了西泽大佐，大家伙儿一下子放松下来，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将火堆里的白薯取出来。笠原伍长脱下右脚上的皮靴，接着脱下袜子。他那扁平的大脚板冒着热气，污垢已经在上面变黑并结痂，但小腿却意外地白白的、胖嘟嘟的。

“快喽，一两天之内就要出发喽！”

他借着火光，查看自己的脚底掌。这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究竟是敌人的飞机，还是友军的飞机，自然分辨不清。但是没有人理会它，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些分辨不清的疑问，早已顾不上为此焦急不安。笠原将右脚放在左腿上，又一次拖拖拉拉地抽出刀来。

“你要干什么？”

“这脚底皮，你瞧，路走多了就发硬，疼得迈不开步了。真他妈的比中了枪子儿还难受。”

他把脸歪向脚底掌，吸溜着鼻涕，开始用军刀削去硬邦邦的脚掌皮。那把刀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擦拭，有几处豁了口，刀刃上还隐隐残留着一些血迹。污浊的油脂使刀身失去了光泽，看上去像一块铅。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上级就下达了出发的命令。部队要行军到石家庄。行程将近15里<sup>①</sup>。炮车和辎重车把道路辗得坑坑洼洼，行军的队伍很容易就乱了队形。辎重部队和西泽部队的步兵第三大队奉命留下，等到第二天出发。在此之前，友军的某支部队将到达宁晋并理所当然地肩负起警戒的任务。

早饭和午饭是利用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吃完的，水壶里的水如同上了冻，冰冷冰冷，喝到肚子里透心儿凉。

马不停蹄地一路跋涉，到达石家庄已是深夜了。月亮高悬在空中。部队就这样开进了火车站。黑灯瞎火的车站，没有一丝光亮。停在车站里的货车车厢便是今夜下榻的场所。士兵们将空的汽油罐搬进车厢，在罐里点上火取暖。这里铺有稻草，数天前可能有马把它当床睡过，此刻，大家蜷缩成一团躺倒睡着了。由于疲劳过度，士兵们蜷缩着缠着绑腿的双腿，把战友的大腿当枕头，像死去一般筋疲力尽地沉沉睡去。偶尔车厢门被粗暴地推开，有人在外面喊叫。

“野田一等兵在吗？野田一等兵！”

“喔……”一个士兵呻吟似的应声道。那声音听起来是那般的困乏无力，让人听了都难受。外面的士兵又一次喊道：“该你站岗啦！”“来了！”被叫的士兵突然清晰地回答道，并迅速站起身。站岗的任务是多么的重要啊！即便躺着睡觉的时候都会牢记于心的。对于这一任务，人几乎成了机器，毫无怨言地服从，准确无误地运作，叫人感到可怜。被叫的士兵抱起枪，从熟睡的战友中间爬出来，跳到漆黑的铁轨上，接着拔出刺刀“咔嚓”一声插入枪尖上。冰冻的土地在皮靴底下发出坚硬的“咔咔”声，好像走在石板路上。他竖起大衣的领子，向哨位走去。原来售票处的窗口现今变成了放哨的场所，十二名换岗士兵正在那里烧火

<sup>①</sup> 这里指“日里”，日本的距离单位，1日里约3900米。下文出现的均为日里，不再一一作注。

